蓝棣之 著



新清华文丛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

清华大学出版社

版权全Asia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清华文丛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

蓝棣之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正如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在读过弗洛伊德著作之后，写成《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一书，本书作者在读过弗氏著作之后，写成这本《症候式分析》。厨川白村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文学艺术是广义的“苦闷的象征”，而本书作者从弗洛伊德看到的，则是“症候式分析”；象征着眼于解释，症候着眼于发现。《症候式分析》与《苦闷的象征》不妨成为两本互相发现的双子书。本书为一批重要的现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也包括政治家的理论著作，提供了系统的案例分析。这本论著在文学艺术作品和一切精神文本的分析方面，加深了弗洛伊德学说，并从而推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度与方法创新，不妨认为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的前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蓝棣之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6
(新清华文丛)
ISBN 7-302-02975-X

Ⅰ. 现… Ⅱ. 蓝… Ⅲ.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Ⅳ. Ⅰ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240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8 千字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2975-X/I・20
印　　数：3001～6000
定　　价：18.00 元



蓝棣之　1940年5月生于四川新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78届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责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西比较意义上的现当代文学、诗歌、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新时期以来，在海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在100篇以上。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8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5初版，2002再版）、《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初版，2002再版）等。社会兼职有：《文学评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的编委或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新诗中心、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基地研究员或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些学术性学会的副会长，理事等。目前他正在美国UCLA任客座教授。

本书是一本文学文化专著。作者通过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反复和深入阅读，以新的文学思想为背景，力图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解释文学工作的文化意义和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这些作品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最终使读者悟得文学思想和文学的文化内涵，从而分析社会生活中人类的行为和动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 版 说 明

清华大学中文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建伊始，即以整理研究清华人文学科历史为起点，探索学科发展道路。于是有《清华文丛》行世，凡5载共8部，为学术界所瞩目。1995年纪念建系70周年、复建10周年之际，系内同仁以为，沧海桑田，今非昔比。新中文系应旧中求新，旧中出新。于是不揣简陋，又有以收录近年清华学人新作之《新清华文丛》呈献于学界同仁面前，以求哂正。吴宓学长曰，新未必比旧好，旧未必不如新。本丛书辑录之著作亦当作如是观。老清华人文学科以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为特色，在微观上谨严，宏观上开阔，谨守历史真实且有鲜明的时代新意。《新清华文丛》的诸书风格殊异，惟其志向即继承传统，以谨严科学之治学态度回答新学术课题。

《新清华文丛》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国际汉学研究所主编，邀请校内教授（含双聘教授）组成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为（姓氏笔划为序）：王中忱、张岂之、李学勤、何兆武、徐葆耕、蓝棣之、葛兆光、董士伟、钱逊、蔡乐苏。执行编委：徐葆耕。

自　序

本书初版的面目，有些像是症候分析的个案集，因为都是些案例，我想是不难阅读的，但也因为只有案例而缺少一个概括的论述，因而理解起来就相对困难，从理论和逻辑上去把握，就相对困难一些。针对这个问题，本书现在把一篇与《中华读书报》记者的学术谈话当作“前言”，希望可弥补初版时的不足。

此次重印，还收入一篇《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这是一篇对理论著述做症候分析的论文，希望读者能意识到，症候分析不仅可用于艺术文学文本，也可用于对一种理论的分析。

本书初版和重印，都收入几篇相关评论，这不是为了张扬自己的研究，而是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而初版和重印所收入的评论略有不同，也是从读者方面着想而使然的。

鲁迅所译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一本对于鲁迅、对于文艺理论、对于日中学术界都很重要的书，也是一本很普及的书，可谓家喻户晓了。厨川白村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文学艺术是广义的“苦闷的象征”，而我从弗洛伊德看到的则是“症候式分析”。在我看来，“症候式分析”在任何意义上都比“苦闷的象征”更重要、更根本，虽然象征有时就是症候。象征着眼于解释，症候着眼于发现，我希望《苦闷的象征》与《症候式分析》成为两本互相发现的双子书。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说弗洛伊德学说富于独创性，但弗洛伊德本人将他的学说用于研究文艺所得出的结论，却不能触着文艺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一点，读者只要翻阅一遍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的那些论文就可以知道了。厨川白村还说，后起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弗洛伊德学说用于文学艺术的分析，又因为这些分析所涉及的作品过于偏僻，不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厨川白村这两点意见，切中要害，我非常赞成。我想说，我在《症候式分析》这本书里所做出来的研究，正好不期然地弥补了厨川白村所指出来的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学生们在文艺上之不得要领和偏颇。厨川白村在该书里只做了一个案例研究，即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我在《症候式分析》里所做对应研究为现代作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请读者比并着读一读吧。我的研究还不止于此，而且是对于一批最重要的现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包括政治家之理论著作，提供了系统的案例分析。能不能说这本论著在文艺问题和一切精神文本的分析方面，加深了弗洛伊德学说，并从而推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度与方法创新呢？我想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但愿我所做的也是当今正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也是当今一个方面学术前沿所在。

2002 年 5 月 6 日
写于加州大学图书馆

周　序

周　英　雄

文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同理，每一个时期或多或少都有它独特的阅读模式：有时候文学被归类为风花雪月；有时候文学被视为反映现实。甚至同一个时代之内往往也不乏互有出入的读法：或许有人会认为文学直接契合现实；不过也许也有人认为文学表面背离现实，但经过中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中介）之后切入现实。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文学，阅读文学的要件少不了读者独立自主的介入，透过具体的阅读、解释，进而理出作品的隐性结构，并将作品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关联加以勾勒出来。换句话说，强势的阅读不人云亦云；相反的，读者必须利用有系统的阅读模式，来挖掘作品的深层，并将作者难言之隐一一加以披露。蓝棣之先生所采取的阅读策略正是这种强势的阅读。依我的臆测，他的用意可能是希望点出前人所未见之盲点，敦促本书的读者对现代文学经典重新诠释，重新体认，并描绘中国现代心灵的图像。

当然，心理分析的阅读模式并非全无破绽，而心理分析也因此可以惟我独尊。有人批评心理分析是19世纪末维也纳犹太小资产阶级的诠释框架，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有人认为人的潜意

识经过隐抑(repression)的机制,无法以真面目浮现于世;而显现在外的现象是经过替化、妥协与反制而得的结果,与原状相去甚远。甚至有人抱怀疑的态度,认为心理分析不啻捕风捉影,严格说来,只算是读者所见,并非作品所原有,更遑论实证的验证了。总而言之,历来论者对心理分析的质疑,可以说是不一而足。不过话说回头,心理分析的确有它独特的见地,认为人的行为动机错综复杂,甚至自相矛盾(即所谓的过度定因[overdetermination]),而人的心理状态也并非反掌可得,必须经过一番的推敲、剖析方能厘清其中的真情。这点相信看了蓝先生的作品,读者必然会有所领悟。

蓝先生虽然谦称他的症候式分析只是众多批评模式的一种,而他所探研的不外乎作品的底层(深层)与隐性意义,可是蓝先生的二元阅读本身无疑是多向度的。根据我的观察,蓝先生着眼于显与隐之二分,但此二分因人、地、时、作品而有所不同,而呈现在文学里的二元相当丰富,包括:人物与人物、不同叙述观点、作家与作品、社会取向与美学倾向、不同文体(如浪漫对写实、鸳鸯蝴蝶派文学对浅白文体)等等,充分呈现了作品中缤纷多姿的面貌,以及其中波涛汹涌的各种心理机制,并隐约透露了作品与作家背后现代中国的各种焦虑,甚至乱象。

蓝先生这项力作累积了十多年的功力,涵盖的范畴相当广泛,而蓝先生对待作品本身巨细靡遗的谨慎态度,无疑有他理论、批评与教学上的贡献。我乐见此一论文集的问世,也更希望蓝先生往后继续把他的真知灼见与我们分享。

1997 年 7 月 6 日

什么是“症候分析批评理论”*

——蓝棣之答《中华读书报》记者　梁妍　问

1. 记者：你最近出版的专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用精神分析解读现代小说、戏剧，在文学圈子内外引起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对你的批评方法和你的目标非常好奇。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还不确切了解“症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症候”就是“情结”，这个说法对吗？

蓝：在某种意义上，症候可以看作是情结的表现。症候本是医学临床用语，指在疾病状态下病人的感受，只可通过问讯获得。然而，我所说的“症候”，是作家不自知的，是无意识的。症候批评理论里的“症候”这个概念，直接来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以精神分析的症候为起点，还说精神分析是精神病学的基础。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而且也像过失和梦，都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相当关系。梦本身也是一种症候，梦的构造与神经病症候的构造颇为相似。

---

* 本文是蓝棣之与《中华读书报》记者梁妍的答问。原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9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记者：那么，症候批评是神经病医生对于文学的解释吗？

蓝：弗洛伊德在一些对于艺术作品进行解释的文章里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说就是症候批评。他仔细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并且提醒说，这些疑团就掩盖着对理解这件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弗洛伊德说：我们这些外行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那种怪人（作家）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是怎样利用这些素材来使我们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激发起我们的情感。假如我们以此诘问作家，作家自己不会向我们做解释，或者不会给我们满意的解释，正是这一事实更引起我们的兴趣。而且即使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他选择素材的决定因素，明白了创造虚构形象的艺术的性质，也还是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作家。

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考察文学、艺术，他的主要做法是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往往是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他同时又提问说：为什么艺术家的意图不能像其他精神产物一样，用话语交流，用语言理解？他回答说：这就得用精神分析方法了。我也很想说，同一些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行家里手相比，我也愿意是一个弗洛伊德所说的外行。我想我的主要做法是从文本的疑团寻找它的作者的症候。

3. 记者：可是，文学批评毕竟有别于医生诊病，创作不等于做梦，作家也不是精神病人，症候分析何以能够运用于文学创作呢？

蓝：不错，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但是，文学又是一种人文现象、精神现象，文学创作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精神和情感的产物。做梦、创作、神经病这三个方面，从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说，也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似乎常常互相转化：梦者在梦醒之后，迅速地变成一个清醒的合理的

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因精神生活中力的均衡有所改变而变成一个神经病者。精神分析既可以用来分析精神现象，当然就可以用来对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进行症候批评。

4. 记者：能否请你具体谈谈症候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蓝：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青年学者尹鸿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曾经这样来描述我的症候批评的特征：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尹鸿还论证说我的研究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本文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

什么是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呢？举例来说：

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惟一没有受到过作者奚落的少女唐晓芙，突然中断了她的故事，而永远消失了，而且这个中断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围城"这个题旨，连作者夫人也提出质疑，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访问时，也被记者一再追问这个问题而无可奉告。

老舍《骆驼祥子》的风格，与他此前的好几个重要作品，如《老张的故事》、《赵子曰》、《二马》里那种幽默、嘲讽、"看戏"的风格很不相同，也与《猫城记》的嘲笑、《离婚》的幽默很不相同，作者的笔调变为沉重、悲愤和绝望。老舍后来回顾说他后来悟出《骆驼祥子》原版本结尾一段对于祥子的批评，其实是对于自己的批评。老舍自述说《骆驼祥子》所写的是贫苦的洋车夫买车丢车、三起三落的故事，车夫与骆驼是故事的核心，而我们从作品所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男子，在资产阶级老女子的诱惑和腐蚀下，在德、智、体、美几方面全面堕落的故事。

曹禺《雷雨》里的周朴园，作者说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可是我们却看到他深情款款，很有责任感。另一位主角繁漪，作者说她敢恨敢爱，十分迷人，可是我们却看到她做事不择手段，欲火太

旺，十分可怕。

在柔石的《二月》里，七岁的小女孩采莲告诉二十七岁的萧伯伯，说她昨晚上梦见他被狼衔去了，于是她在后面追，在后面叫，在后面哭，结果她母亲把她唤醒了，并告诉她萧伯伯在他任职的学校，也正睡着觉，她才放心了。采莲竟如此一往情深，尤其是，她本应该梦见她被狼衔去了，而萧伯伯去救她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倾城”仿佛不是背景而是原因，作者说倾城而成全了流苏与柳原的恋爱，就好像城倾才能照见流苏的一点真心，而这里所谓城倾是指日本进攻并毁灭香港。

在沈从文《边城》里，翠翠为什么就不告诉爷爷她爱的是老二，而这原本是再简单不过了，而且，当她见到她所爱的人时，却又逃跑了。

在李劼人《死水微澜》里，把黑社会头目与蔡大嫂的公开婚外恋写得那么热烈、诱人，到底是袍哥与教民的斗争掀起了内地封闭社会的波澜，还是女性品行的变化本身是历史的波澜？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一位沦为军妓的女孩子贞贞得不到群众理解的故事，华夫论断说是因为丁玲心里有鬼，因此按照自己的面貌刻画了贞贞，为的是咒骂一些人，争取一些人。而丁玲辩护说她可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了解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

茅盾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子夜》是伟大正确之作，但却并不深刻而显得笨重。《蚀》是他整个生活重心之所在的血泪之作，强连长、方罗兰和曼青可否是作者本人真身的三次现形，《腐蚀》里可否尽吐了作者在陪都的积愤与苦水？

在鲁迅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离婚》里，面对婚姻的折腾，男方日渐“憔悴”，爱姑愈战愈勇，鲁迅在此是否想说是憔悴一方感情受到伤害？是否可以由此窥探作品深处的意蕴？奇怪的是此时正在

与许广平进行反叛包办婚姻的婚外热恋的鲁迅，竟然写出了一个农村妇女爱姑为捍卫自己的包办婚姻而作殊死斗争的故事。

5. 记者：刚才你举例说明了什么是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现在请你继续往下谈，请你谈谈你是怎样重新解释作品里类似症候的疑团的，以及你又是怎样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的？

蓝：这些问题在几次访谈里是难以谈清楚的，大家如果真有兴趣，请径直去读我的原著吧，我的著作的全部内容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简要回答，希望大家在读过之后有所思，有所得。

6. 记者：有些人说你的症候批评是标新立异，对此我们很不同意，但不少人觉得你的方法很难学习，症候批评只有你能使用，你以为如何？

蓝："标新立异"不一定不好，但故意标新立异，肯定是不好的。可以这样说，之所以用"症候分析"或"症候批评"这个名称，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掌握，而不是为了做一枝"二月花"引起注意。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候，我把这种批评叫"心理批评"，可是很多研究生提问说，他们读了作品，也读了有关心理批评的理论方法，可是就发现不了问题，提不出问题，不知道如何进入这种批评。我当时的回答是，批评家要先有体验，要对于作品先有问题而后才去读某种批评方法，文学批评最忌讳的就是拿了某种理论方法去硬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仍然很不具体，很难把握。后来，当我思考如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克服文学批评的某些随意性和主观性时，我忽然意识到症候是个具体的东西，可以把握住，它在精神现象里面，算是一个相当客观的东西了。只要用心去感受作品，要发现症候并不就等于难于上青天。症候当然并非人人都可以发现，但这方法一定不是我个人的专利。

7. 记者：听一些比你年长的学者议论，好像是说你这方法有偏颇之嫌，对此，你有何看法？

蓝：我知道某些前辈所谓偏颇，一是说有片面性，二是说不具备非常的重要性。我觉得这纯属想当然。在做学问的态度上，我从来就反对有意去追求片面的深刻，同时，从来就希望从根本上下工夫，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但是，我反对平庸、学究气、折衷主义、相对主义、大而无当，反对毛皮的系统论。列宁有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教授就是把腐朽的思想编成体系的人。我最不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教授。同样，我注意从根本上下工夫，但往往忽视重要性。因为"重要性"往往是与时间、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根本性则是超时空的，在长时间里都显得比较重要。

我在这本书里所分析的好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教学过程中不同年级的学生不断地提出的问题，例如学生说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里那位地主秀才是"好人"，又说茅盾的《蚀》比《子夜》有意思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很带根本性，虽然学生是从感性角度提出来的。同时，我自己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现，我们的论著，我们的教材，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往并不认真去弄明白作品到底说了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却仿佛根据很充分地下判断，下断语，做批评结论。在作品和下断语之间，应该有一个解释的环节，但我们相对忽略了。但当我们试图分析一些作品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时，逐步发现问题相当复杂：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品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有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最后，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下批评性断语的前提和基础，对此不下工夫，文学批评的结论性断语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沙滩上建筑？

我之所以说症候批评是根本性的批评，还有一个原因。通常当我们说某个作品是"无病呻吟"之作时，我想一定表明它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点上我们大家不会有什么分歧吧：既然无病，呻吟岂非成了装模作样或诓骗撒谎？反过来说，无病呻

吟这话可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有病呻吟是创作的基本前提。有病就会有症候。由此可见，症候分析不是儿戏，不是批评家的自娱，不是文学课堂上的游戏。

8. 记者：在你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人称你为症候分析学者，可是在此之前，你在诗歌研究方面下过很多工夫，请问你在研究叙事性作品与研究抒情性作品之间，在方法上，有无相通之处呢？

蓝：我研究诗歌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诗人在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情感，这也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批评方法，主要特征为：不去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试图说明诗人的主要情感。要求批评深入到文本最深层的含义处，深入到文本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形式与内容互相渗透，形式即内容。同样，在小说、戏剧作品研究中，我也不注意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试图说明作品的症候，并由此症候出发，深入到文本最深层的含义，由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因而分析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症候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由症候的含义而到症候的表现。你们已经看到，症候分析与主要情感分析，二者是相通的，或许可以说，诗歌文本的主要情感分析，往往也是从症候开始的。

9.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总说你是一位西马批评家吗？请问你的症候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二者之间有何联系？

蓝：对此，著名的文艺批评史家 R. 韦勒克说过一段很客观的话：当用来作为揭示一件艺术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含义的手段时，马克思主义总是有它的优越性。心理分析以它十分不同的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那些假定，为同一寻常的目的服务：理解文学作品虚构表面背后的深层意义，使它恢复其本来面目。

我认为我比较喜欢刨根问底，较之形式技巧的批评，我更喜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